

/法國精神分析系列/

臺灣精神分析學會



Laurence Kahn 著

康鈺珮、林莞曦、楊明敏 譯

童年治療

Cures D'enfance



康鈺珮、林莞曦、楊明敏 譯

Cures D'enfance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童年治療 / Laurence Kahn 著；康鈺珮 林莞曦

楊明敏 譯

—1 版.—臺北市：五南，2007 [民 96]

面；公分。

譯自：Cures d'enfance

ISBN-13: 978-957-11-4612-6 (平裝)

ISBN-10: 957-11-4612-9 (平裝)

1.心理治療 2.兒童心理學 3.醫病關係

178.8

95024663



1BYT

童年治療

Cures D'enfance

作 者 — Laurence Kahn

譯 者 — 康鈺珮 林莞曦 楊明敏 (312.3)

發行人 — 楊榮川

總編輯 — 王秀珍

主 編 — 陳念祖

責任編輯 — 李敏華

封面設計 — 鄭依依

發行者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106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 339 號 4 樓

電 話：(02)2705-5066 傳 真：(02)2706-6100

網 址：<http://www.wunan.com.tw>

電子郵件：wunan@wunan.com.tw

劃撥帳號：01068953

戶 名：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駐區辦公室 / 台中市區中山路 6 號

電 話：(04)2223-0891 傳 真：(04)2223-3549

高雄市駐區辦公室 /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 290 號

電 話：(07)2358-702 傳 真：(07)2350-236

法 律 顧 問 得力商務律師事務所 張澤平律師

出版日期 2007 年 1 月初版一刷

定 價 新臺幣 300 元

Cures D'enfance

Laurence Kahn

©Editions GALLIMARD, Paris, 2004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07 by Wu-Nan Book Inc.

獻給瑪格麗特·梅 (Marguerite May)

「當長大成人被要求回答孩童時期的問題時，他總是害怕站不住腳，他是如此深切地認為，以至於這些孩童的問題顯得確實值得一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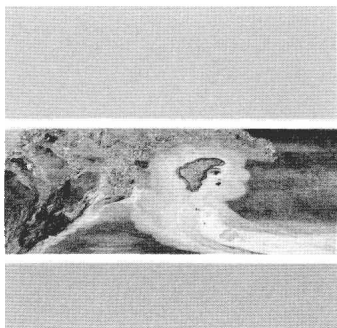
柏大里 (J.-B. PONTALIS¹)，
【**孩子們的臥室**】 (La chambre des enfants)，
《**迷失**》 (Perdre de vue)。

¹ 譯者註：柏大里的全名為JEAN-BERTRAND PONTALIS；法國精神分析學會 (A.P.F.) 成員。



目錄

I 「這就是手術時他們對我做出的事」	1
II 「你，喜歡裸體嗎？」	31
III 非真實條款	53
IV 孩童的放逐	79
V 失親陰鬱的孩子	103
VI 小小的原始人與歷經教化的孩子	125



|

「這就是手術時
他們對我做過的事」



譯者：康鈺珮、楊明敏

正當茱莉（Julie）演算著那一連串冗長的加加減減，那她對自己所提出的但卻使我感到無聊的問題時，她突然對我說：「你知道嗎，其實，我根本不知道手術時他們對我做了什麼！」她語調平淡，就如同她決定「上學」的那天起，持續了好幾個月的語調一般。因為，她曾告訴我，上學這件事真的是最為嚴重的。她強迫自己參與這個療程，且儘管我是多麼地努力，一場接著一場的會談，當她手拿著紙，有條有理地進行老師所教她的那些不斷重複的動作時，麻木感還是戰勝了我。那天，我訝異地自問，我的腦袋在哪裏，為什麼在這幾場有關手術的會談中，我完全看不透也聽不懂。

的確，茱莉從未和我談過她出生時所遭遇的那場手術，亦未曾和我說過還有許多接踵而來的事情發生。當我第一次見到由媽媽陪同前來的她，這個有著靈活眼眸卻略顯蒼白的金髮小女孩，她一開始是拒絕我單獨約見她的。

當時的她八歲，重讀一年級但卻總是排斥學習閱讀和算數。儘管當時是關鍵時刻，她媽媽卻沒有對我仔細地描述麻痺了茱莉所有學習的這種抑制（inhibition）。很快地，她將這種學習的困難和茱莉還是嬰兒時所遭受的腦積水以及外科醫師迅速地以擺置在耳後的活瓣來操控的腦脊液改道手術聯想在一起。但她並沒有就這場器官的病變、這茱莉所有不幸的根源做些什麼，她亦沒有堅持強調腦波圖的追蹤有不尋常的跡象。茱莉真正的煩惱是始於幼稚園開學的第一天——那時茱莉三歲——她在院子裡摔倒，於是活瓣碎裂，她被送回到醫院裡。然而，她媽媽對我說，重新接受手術並不是一場浩劫，因為在孩子成長

的過程中必須不斷地重新配接適合的改道管路。真正的浩劫是在進入小學的時候，也就是在上一次一年半前的手術時，因為茉莉剃了個大光頭。雖然每次手術都需這樣，但這次她卻必須接受他人異樣的目光，而這讓她哭了很久。在回家的路上，她還是繼續地哭。

用一種雖然是不帶情感的，但卻是巧妙的語氣，這位母親向我描述了小女孩由於憂鬱所造成的戲劇化改變：長達好幾個小時躺在沙發上，無精打采地吮著大拇指。「那妳呢？」我問她。「我？我沒有時間去想這個問題，我只有在煩惱我兒子的耳朵。」這時，這位母親的言語變得模糊。或者，是我變得模糊，我陷入了男孩和女孩器官的混淆裡，陷入他們的頭痛、各自的耳朵以及顱骨的混淆之中，因為小男孩曾遭受過一次嚴重的落馬事件，受到岩石的撞擊，他唯一一隻完好的耳朵就此失聰。這時，放置在他耳後的東西並不是活瓣，而是一種管狀的東西；且它不是一種儀器，而是一種輔助器材。就像這樣，兩個人的耳朵在同樣的地方裝了東西。混淆的最後，這位母親做出結論，茉莉的所有疑問都和她哥哥的耳朵有關。

一顆腦袋就是一顆腦袋

當我下一次看到茉莉一個人來的時候，我問她對於她母親所告訴我的事情，她是怎麼想的。她說，那些全都是真的，且她曾經住在「病院」（hôpitals）和「醫院」（hôpitaux）裡。

我發現，她將兩者區分開來¹。

在「病院」裡，她單獨住一間單人病房，且她在那裡過的很不愉快。相反地，在「醫院」裡，她和其他同伴住在一起，其中一個女生腳打石膏，另一個則是手臂被高高掛起。對她來說，最糟糕的事莫過於一個人獨處。文法是有規則的：單數和複數所指涉的，都是相同的東西，但每當她單獨一人時，她就會頭痛、腳痛又想吐。「你了解了吧，那就是為什麼我不能學習的原因。」這時她焦躁不安地拿出裝滿第一學期預備課程（C.P.²）測驗紙的小袋子，然後攤開在我面前，就像是在地圖上游走一般，用手比出哪些她曾經缺考，且她因此決定要畫一張畫。畫中，那是一棟大房子。所有人都不在家。百葉窗是關上的。「為什麼？—因為不能看到裡面—那麼，是因為被禁止還是因為我們看不到呢？」她聳聳肩，「顯然是因為我們看不到，因為百葉窗是關上的……然後，噢！不對！我搞錯了，那是一間學校。」（接著她把建築物加大，又多畫了些闔上了的百葉窗）「這是所幼稚園。—妳認識它嗎？」她又再次聳了聳肩：「很明顯啊，這就是我以前唸的學校，它就在我現在讀的國小的旁邊。但那間學校，我們是看不到的。—妳幼稚園所唸的學校，妳很懷念它嗎？—對呀！那時候什麼都很簡單，也不會感到無力可施。」

¹ 譯者註：法文中的 *hôpital* 的複數需變換成 *hôpitaux*，但茱蒂這個小女孩卻犯文法上的錯誤，將 *hôpital* 加了 *s*，並把這兩個字做了她自己想像中的區分。

² 譯者註：*cours préparatoire*。

茱莉所有的無力感都源於學校以及過去她所懷念的時光。百葉窗是闔上了的，沒有反方向的出口。她長大了，因為又到了需要換裝引流管路的時候。

但此時，問題並不在引流改道手術。因為她跟我說了些學校的事，再者，她自學了些課程。她向我解釋，來找我是因為她想將學校裡的一些想法理出個頭緒來。而她也真的這麼做了。當我問她是否只是因為頭腦很混亂，她回答我說，顯然地，她所學的東西加在一起當然會讓她感到混亂。且當我提示她是否曾想像，也許有其他異於字母或數字的東西在混淆她的時候，我嚴厲地將自己給拉回自己的位置。一顆腦袋就是一顆腦袋，且它是用來在學校學東西用的：這種說法無庸置疑。且事實上，沒有腳痛，沒有頭痛，更沒有嘔吐，她承擔了她現在所面對的狀況，在我身邊，她開始寫一些簡單的字，接著是一些較長的句子，然後她開始試著唸。有了這麼大的進步，她便開始嘗試去算算數，她一直都很安靜，且越來越順手。

「顯然地」，從為數眾多的寫作以及算數成品中可以看出她有所不足。我說的是寫作及算數而不是學校，前者的百葉窗是闔上的，後者的裡面什麼也看不到。是什麼使得茱蒂有所不足？在不知其為何物的東西裡，她什麼也看不到？當她發現她被剃了頭時，同時也揭露了一種顯而易見的「不存在」（l'absence）？在此之前，她很明確地告訴我，她並沒有感到不足與欠缺（l'insuffisant）。

但，當說這些時，我所表現出的姿態就如同算算數的黑板是解剖學的檯子一樣，不言而喻地，當茱蒂看著鏡子裡的自

己，就如同把身體的最上方視同下方，最後，就器官而言，女性僅缺少一個部位。結論是，茱蒂一腳跨在過去，一腳踩在歇斯底里的道路上，而歇斯底里環繞在手術所造成的光頭問題上，它被當作是支柱，創造抑制的病症。我們什麼都看的到卻什麼也看不到：她頭上少了些什麼。至於內部，闔上的百葉窗，依舊是無法探知的。

但這種歇斯底里的解決方法是我的想法，且它能夠減輕我的疑慮。憑藉這個方法，我可以把手術的不明之處當作是被想像所佔領的領域，並且，憑藉這個方法，我能夠對抗頭痛和學習的障礙，並把它們當作象徵形成的過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在《歇斯底里症之研究》（*Études sur l'hystérie*）中，佛洛伊德（Freud）藉由聯想與象徵間接提及轉化（conversion），在這種象徵裡，症狀藉由「痛苦思維的象徵轉化」來組織。象徵在一種表達的最初言語意義裡生了根³。「但，茱莉，你腦袋裡有的是什麼呢？」

沒有，裡面什麼都沒有，或者說是，也許……裡面什麼也不剩了。結論是，解決方式和減輕疼痛兩者存在於一種事實之中：一種流動形式的重建，而不陷入困境，它起初影響了腦部器官和身體彌補性（*complaisance somatique*）的價值。而這種活動藉由一部份身體區域，被其它部份的身體區域的平衡給授

³ 佛洛伊德，《歇斯底里症之研究》，巴黎：法國大學出版社，1956，p. 139-145。（S. Freud (1895), *Études sur l'hystérie*, Paris, P.U.F., 1956, p. 139-145.）轉化經由聯想建立在事前存在的痛苦和創傷事件的湧現這吻合的時間點上，藉由同時發生的簡單事實，痛苦變成了創傷的記憶象徵。

予。像是在狼人案例中，將腸胃道等同於女性性器官，站在器官混淆的十字路口：伴隨著血便的痢疾及母親下腹部的疼痛⁴。如同承認閹割的衝突領域一般的腦袋選擇，為了茱莉，以著一顆光頭，站在腦積水以及母親激動要她孩子受益於重新更換配接手術的十字路口。一種器官代表另一種器官，代表一種感覺——佛洛伊德在朵拉（Dora）案例裡所謂的刺激⁵——允許建立起對照，作為器官的材料所呈現的裂縫，打算將要有所表現。如此一來，症狀它說：學習它專有的語言就夠了。

罔顧茱莉的歇斯底里就像是沒有做夢的午睡，罔顧她堅持她的想法要有秩序和沒秩序，罔顧沈甸甸的靜寂主宰著手術的本質同於手術的自然延伸出一種靜音探測器，和罔顧在移動中卻沒有任何位移。

對於成效的擔憂主宰了茱蒂治療的痛苦。既不喊苦亦不承認失敗，用象徵的方式，尤其事實上（*matter-of-fact*）它制約了互換的運行。是什麼與如此的效力相對應呢？她難道只為了確保潛抑（*refoulement*）的作用？在這種狀況下，是在潛抑什麼

⁴ 佛洛伊德，〈狼人：孩童其精神官能症案例的病史〉，《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全集（十三）》，法國大學出版社，p.72-74。（S. Freud (1914), *À partir de l'histoire d'une névrose infantile*, [*«L'Homme aux loups»*], in *Œuvres complètes de Freud-Psychanalyse* (qu'on abrégera ensuite O.C.F.-P.), XIII, P.U.F., p. 72-74.)

⁵ 佛洛伊德，〈朵拉：歇斯底里案例分析的片斷〉，《精神分析的五個案例》，巴黎：法國大學出版社，1971，p.61。（S. Freud (1915), *Fragment d'une analyse d'hystérie* (Dora), in *Cinq psychanalyses*, Paris, P.U.F., 1971, p. 61.)

呢？只考慮女生本身的形成對茱莉來說是困擾的，而我是被帶領到什麼地方，去接受出生時的腦積水和它的影響呢？因為這樣的一種假設，帶領所有器官到特定的器官，並允許去考慮，很有可能地，這小孩抑制的症狀中，其心理機轉的核心，確確實實地座落於這種幻想的移轉當中。但這件事，這心理的真實吸收了肉體上的真實，保持安靜並同意茱蒂的看法，我把她從前所擁有的有缺陷的嬰兒身體放在一邊。結論是，對陽具的要求（la revendication phallique）和潛抑使我遠離一個問題所帶來的混亂。

畸形的悖論

一個患有器官畸形的孩子要求什麼？1967 年左右，在芬蘭的果畢歐（Kuopio en Finlande）地區兒童病院停留期間，威尼科特（Winnicott）接了一個需要整形外科協助的案例：九歲九個月大的小伊侯（Iiro）⁶。

要求診治是因為，遭受併指症之苦且必須被捲入無止盡手術的孩子被「污染了」，他既頭痛又腹痛。但要求會診的真正原因是一威尼科特直到會談後才發現——外科醫生發現伊侯「似乎過於合作」。是什麼樣的要求方式表達了或者完美地藏起了這種極度的配合？就某種方面來說，所有威尼科特的會診都在

⁶ 威尼科特，《治療諮詢與孩童》，巴黎：迦里瑪，1971，p.15-30。（D.W. Winnicott (1971), *La consultation thérapeutique et l'enfant*, Paris, Gallimard, 1971, p.15-30.）

這個問題上打轉，而這種會診建立在一種塗鴉（squiggle）的遊戲上。雖然有如此這般的憂慮，但在閱讀他的行文時所感到的震驚，是他「懸而未決」的態度。第一次塗鴉時，伊侯畫了鴨子的掌，從那時候起，就是這個原因，這個孩子和分析師都發現其「充斥在手掌有蹼的主題之中」，但這些並沒有引起威尼科特任何倉促的解釋。他寫到，他並沒有做任何的觀察，且他能靜待一種建立在殘疾之上的溝通。威尼科特那令人欽佩的耐心不僅只是他本身很謹慎—耐心本身也是一—而且也十分微妙，微妙且用字節約。在那兒，所有的問題皆是驚奇中一種型態的乍現。

不過，從未完成的塗鴉中所表現出的第一種形式，就是停留在伊侯畸形的確定模式裡，在第一次交換中，它非常具有意義。然而，它並不具影響去加快任何的介入。威尼科特寫到，不僅是因為企圖「向孩童解釋，將自己比喻為鴨子代表了某種畸形，這件事對我來說是件蠢事」，一旦他也不會這麼做—，而是因為那些猶如患病的器官代表的出現，留下了那些伊侯對於這種病徵從未解決過的問題。「事實上，他知道他在做什麼以及他存心用鴨子作為殘疾的象徵這些事，是不可信的」。換句話說，對分析師而言，鴨子在象徵意義上充滿了一種表現，但在同一種確切的動作中，它向威尼科特指出孩童可能不能承認自己的併指症。

一個患有器官缺陷的孩子要求什麼？這種缺陷被承認了。但在這種狀況下，是什麼被承認了呢？由於伊侯和他母親的發聲，這個情況才成為了一種案例，所有可行的手術解決方式，